

真陰集 文

五

香外書冊

和書門	類	函	號	架	冊
一八四三	一八〇三	一〇	三	一	一

內閣文庫	和書
一八四三	一〇
一〇	三
架	冊
二〇六	函

詩集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8413
	冊數	11 (7)
	函號	206 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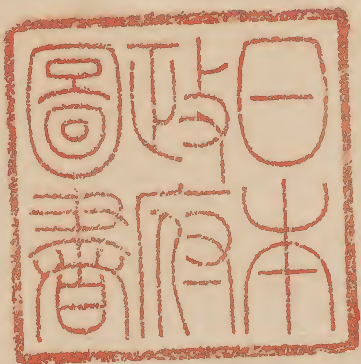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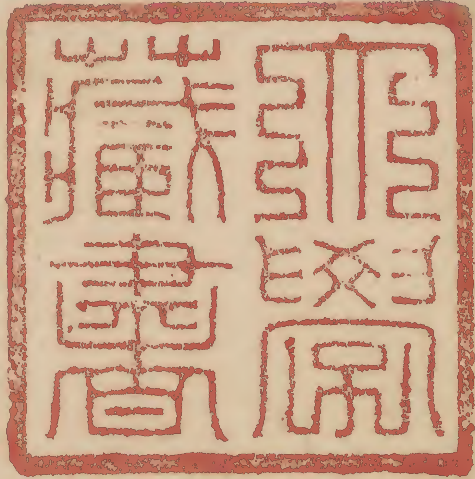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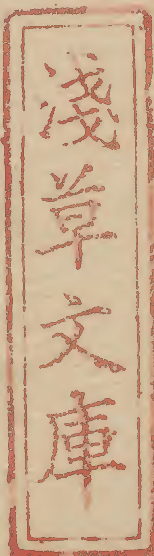
真陰集卷之五

浪華 竹山居士中井積善子慶甫 著

賦

鷓鴣賦 并序

歲之丙子陽月戊辰有鷓鴣止于予書齋北牖。鷓鴣惡声鳥也。典鵬同屬。俗云。入城城空。入室室空。是以家人或忌之。昔賈誼謫長沙。傷卑濕損壽。會鵬止座隅。自以為弗祥。然亡何見徵。去鄙就都。自屈徂伸。何吉如之。世人進々自小而物大焉。說妖談異。畏懼拘忌。靡



所不届。予常悲之。乃作賦究其情狀。聊以解
惑。其辭曰。

噫嘻再兮。鷓鴣。胡體質之恠。聳銳兔之銳耳。編狸
奴之圈首。鷓鴣休頭目如猫。有毛角兩耳。矮趾曲喙。陸
胸短後。采黥黥兮。着褐。黥青也。褐黃黑色。鷓鴣黃黑
聲轂轆兮。叩缶。蜀人呼鷓為轂。似也。晦克察於毫末。明
弗辨於陵鼻。是以恒伏當午。倏動以酉。莊子云。鷓鴣
出而不見。丘。蚊充膝。蟻蝨餬口。何承天云。鷓鴣夜
山傲始也。蚊較技伏翼。幅於鵬為偶。翻成根于
鳥喉受食處。膝較技伏翼。幅於鵬為偶。翻成根于
其域。翻音聿。翮音血。飛走鳥。異物。寓最託于深藪。鳥



也。爾乃毛靡用於工器。肉不列於饗饌。鷓鴣肉美而鷓
砮族之覆巢兮。厥典闕而弗繕。周禮。砮族氏。掌
之磔鴉兮。鴉即梟。古人夏至。磔之。乃身幸而不填。故
間出而無懼。每翩翩以自便。翮小。若夫鷓鴣。鷓鴣
鷓鴣孔爵。和鳴間閔。麗容灼爍。翹遙幽險。啜喋寒廓。
翹遙飛揚。鳥。食物。負。雖遐裔之凱康。凱樂。奈虞衡
之薄索。薄迫。纓。罽罽而捕。箭。纓。嬰也。捕。觸。婆。盧。之。攬
擗。幸臣論。修其。婆。盧。婆。鐵也。盧。黑。或。鍛。翮。以。就。樊
或裂體而委鑊。獨再以陋被紕。以臊見遺。晨飲昏啄。
毓離率雌。永免增繳。固再之禡。福。匪。陋。荆棘。亦是其

宜曷以奮。猗舉翰。嚮城闈之遷迤。倏飄乎以集。庸時
瞿然其覩。惟予聞野鳥入室。其占主人將去。方
賈生之南遷。維子鵬兮集舍。叶遇韻。鵬賦云。服集
服。漢書鵬賦云。請問子服。顏師古曰。子加美之辭。悼年壽之弗長。攄臆以
自訴。雖託辭於曠。盪祇睹心之忌惡。繫予生之蹇劣。
繫。嘆辭。諒隱約之所素。守隱約也。隱身。廁屢閉而安分。繙簡
帙以自娛。靡譴謫之可憂。匪埤溼之足苦。卑。通。竊意。
再之來革。鵬賦異。物。未。革。果然出乎何故。夫物理擾兮難推。
化工杳其叵測。豈人之將有蓄。再先未告。叶德韻。將再
之所畜。翅人其受慝。長沙賦兮脫翰。宣室徵兮在闕。

道鬼神而前席。恬禍福之糾纏。寔上席之所宰。豈微
物之能識。且陰陽磅礴混同。品類錯出。通而為人。塞
而為物。叶質韻。人智能周物。牲是室。察三才之作。配睹
方彙之供。一彼呈瑞于龜龍。實矣祕乎禹羲。枯艸之
典死骨。粵揲鑽以斷疑。粵語。鑽。揲。標。標。也。俱因用而有靈。
豈謂資乎其知。遭叔世之憤。慙衆眦之虫々。慙。慙。也。
適怪竒之匪恒。歸一獸之鄙卑。或瘡癘之異節。託隻
虫之瑣微。叶支韻。懼妖孽之多端。眩厭盡之衆岐。聽誇
嚴而糜糈。日者傳曰。卜者多言誇嚴也。又曰。卜而有不審。不
見奪糈。賣矯誣以成私。日者傳曰。矯言鬼神以盡頑斯。

婦女恒怖盈腹。哲彼士子。記述溢簾。朝於說市於語。戲有覲之面目。蚤寤物之蕞芮。陋小孰詰再以禍福。嗟再所由臻。請予試代言。其或方再之在野。遷淺薄以游翻。薄最剔牧豎之道促。剔與暢通也選駝集之騰騫。選音悟遇也。駝疾。飛鳥。騫鳥飛也。乃紛泊以隳突。紛泊。飛揚。突乎東北。隳。乍喪精而亡魂。棄故林之懿澤。深邃。就人寤之卑喧。將或乘夜以逐食。患餓腸之亡飲。遂增逝而失歸。予屈原賦。搖增。惺扶桑之既曙。瞥耀靈而昏昧。瞥裁。岳。飢。翻。以。懷。遽。怖也。遽促也。懷猶。闕。闕。隱。兮。滋惑。市。牆。曰。闕。盛也。市門。人犬驚兮復。飛。近人犬。數驚恐。

之。矚罅隙以逡逃。投予字呂翳處。夫禍機伏於所忽。殃累生乎乖庸。叶東韻鑑制鱣兮螻螳。顧操彈兮兕童。或雀羅兮設門。念魚網兮離鴻。遑凶菑之詭人。將戕賊之加躬。雖賦性之可鄙。亦造化之所同。予閔再之失所。假園莽之鬱蒼。薄戢翼以既晷。既晷也適其還于舊葢。永守分以剪迹。毋賈害以惑衆。

論

福善禍淫論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之常經。滿招損謙。受益人之
定理。福善禍淫。亦唯是已。然青史所載。君子而嬰禍。
小人而偷福。不可勝數焉。乃懿訓嘉謨。果無驗耶。非
也。是說也。猶馬遷傳伯夷也。夷傳一篇。反覆高確。終
以天意為弗可測焉。要在自訢其不平。然由君子觀
之。實井蛙管豹之見耳。夫天道之至博。天理之至正。
就其天者觀之。一定之歸。粲然井然。亘万世不可紊。
就其小者察之。万殊之變。紛紜輾轉。殆不可端倪。譬

諸四時。其溫涼寒燠。代遷之序。驗以一日。春而寒。秋而燠。且溫而夕涼。莫有能均。量以一歲。冬不葛。夏不絮。分至啓閉。莫有能違。推之人事。農夫之耨也。勤者。未必稔。然百畝之稼。豈無數粒之秕哉。惰者。未必疵。百畝之稼。亦豈無數粒之登哉。今以一日之寒燠。疑歲功不成。以數粒之登秕。謂穡蓂無益於畊。可也乎。且其寒燠登秕之若此。亦足以觀造化之大矣。天豈若刺印板然。是故善之受福。淫之取禍。天下公共之理。通人大觀。無復可疑焉。堯舜師天下以仁。終以致雍熙之福。桀紂帥天下以暴。終以速覆亡之禍。其

他古今之興廢治亂。賢不肖之得失成敗。概而論之。其為福為禍。出一轍。合一契。豈不昭々哉。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此之謂也。世人率見一善不必福。一淫不必禍。遂謂天意弗可究詰。輒以藉口乎。隨夷跖躄。實夫寒燠登秕之說。再。君子知其大者。所見皆天下之公。故其孜孜為善。始不與福期。是以流離顛沛。泰然不撓。安富尊榮。若固有是。詩曰。求福不回。是也。小人知其小者。所見皆一己之私。故其孜孜行淫。自謂禍可幸免。是以驕奢縱逸。揚々自得。傾覆敗亡。嗟臍靡及。書曰。自作孽。不可逭。是也。嗚乎。聖賢所標。

禍福吉凶。常經而已。定理而已。豈可以一時之變。一
身之遇。揣摩焉再乎。古人有言。人衆勝天。天定亦能
勝人。可謂知言矣。

不孝無後為大論

夫婦者人倫之綱。繼嗣者萬世之常。乃無後之為不
孝。固然經傳所載。不孝之目。皆君子之所慎避。而
不肖為者。唯後之有無。不可必矣。孟子特稱大於其
不可必者。信是言也。凡可以求嗣者。宜方方無所不
至。王公大人。姑舍是庶人之職。一夫一婦。其既無嗣。
雖年老氣衰。猶且買妾淫婢。以伐性隕身。而弗悔。招
譏納侮。而無所顧。可乎。曰否。不然。孟子為不娶者而
發焉。故曰。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蓋世有窮困多病。
安於愆期。或寡欲簡傲。厭室家之累。或預料閨闈勃

。 礪之患者。食初無意於議昏。卒以絕祖先之祀。是皆失輕重之等。甘廢綱常。其為不孝。不亦大乎哉。再則既娶無後者。為之何如。曰夫婦君臣。俱人倫之大。其理一矣。孝子之求嗣。猶君子之求仕也。當斷以出處之義焉。子路曰。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皇々如也。又曰。三月無君。則吊。夫仕之急若此。凡為士者。亦宜万方無所不至。然顏閔之後。退然窮居以終其身。未嘗以無義自累。天下後世。推以為亞聖大賢。未聞有以亂倫駁之者也。蓋用舍在彼矣。舍也。行藏由己矣。義也。故曰。不由其道而

往。類鑽穴隙。求嗣之義是也。已夫不娶者。沮溺接輿之流也。伐性招譏。不悔且顧者。奔競阿附之小人也。不娶無後。出乎人。娶而無後。出乎天。君子安於天而已矣。抑世有其婦羸弱錮疾。可保其不育。而已身猶強壯者。乃隨時量宜。或別為其謀。是出乎不得已。權也。亦抱閔擊柝之仕耳。何不可之有。要在於不為奔競小人之態矣。

觀之是不翅不倫。夫韓昌黎氏之於孟子也似宜特揭之更炤上文孔子之徒鳴之之節別真一語以示推尊之意矣。不則典其生平之言未相符焉。減孫辰固當在所削。若荀卿學既偏駁斷之乎。當斥之於下文。管晏申韓田鄒之列。然推昌黎所稱荀卿守正絕類離倫及大醇小疵之意。蓋不欲伍諸術鳴也。按荀卿適楚家蘭陵。嫉濁世政亂信機祥鄙儒如莊周等。又猶摯亂俗於是著數万言而卒。乃据此於上文楚國節承莊周以矣其一鳴恐為可也。是篇之奇已在登用鳴字。故若減一鳴字則文理備得至當亦不免。

乎室樹伐一柯矣。今加一鳴字而不失其句法矣。必為貝錦雜寸褐哉。其他可疑者。季杜輦所能匪他即詩也。乃於下文東野始以其詩鳴者恐有窒礙矣。但東野詩喜古辭其係今體者甚鮮。故昌黎之意豈於季杜輦言其所能者指今體於東野言其詩者指古體因承以其高出魏晉歟。然體分今古而均之詩也。則上文所能云者恐似故意迴避以為東野地矣。且也初盛唐諸家之所長。非獨今體其古體亦自出魏晉。乃詩鳴固不始於東野。又概當時諸家。舉蘓源明元結李觀而錯沉宋王孟高岑諸人似不善擇焉者。

豈一時公論有未定者。而然耶。抑是篇以天地聖賢起之。厯々乎歸宿於東野之詩。竊恐龍首而蛇尾。或人云。昌黎送李愿序。胸中本有其結構。特假李愿以發焉。而愿實非其人也。由是而詆其於東野。亦或然矣。蓋是篇題目既鉅。子嘗竊求諸當時。唯有昌黎之文。可以副稱之。再。非尋常諸家所能承當也。妙絕之。撰而未稍衰。竊若茲。豈不惜乎哉。又按。高出魏晉。不憚及古。浸涵漢氏云者。本非許與之盛。祇在東野本分。當然耳。昌黎固不輕假人也。乃予所謂蛇尾之實。蓋在于此。夫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之。謂在是篇。

原無干涉。突然出之。似落旁徑。蓋昌黎雖稱東野之鳴。而病於其末足。獨步乃接二子。以張其軍。演一鳴為三鳴。筆力斡旋之偉。則有矣。然其要出乎不得已。凡此皆予之所深怪而大惑也。夫以末學一管。闕大家豹文之蔚。其為妄疑頑蔽也。的矣。若親見昌黎。質正以承其誨乎。其必有豁再發蒙者。而予之於文。辭亦或加寸長焉。吁。嗟瀛海万里之邦。可航。而其人典骨已朽。已矣夫。已矣夫。我疑惑之痼。終於不瘳也。今試謄寫全篇。更其題。假設為送昌黎序。其疑惑處。所轉換字句。一取諸昌黎之文。不敢以自己一字攬。

入其間。原文中。朱書以別之。勒成一本者。如左。狂易
僭率之眾。固不待言矣。姑傳之於友朋。善文辭者。以
需鍼砭於象議云。

送孟東野韓退之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艸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悵。凡出乎
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
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
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
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
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
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以鳴。其在唐虞。皋陶萬
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
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
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
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
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

按。蔣之翹本集注云。下或有於楚二字。非是。莊子蒙人蒙梁地。且辭楚王之聘。未嘗仕楚。蔣注得之。史注一說為宋之蒙人。未知孰是。其非楚人。則明矣。他書載是篇。率有於楚二字。若文章軌範。古文覺斯等。至於註曰。莊周楚人。其謬甚矣。今改從本集。然姑舍事實。唯論文理。則有此二字者。反似優矣。不則下文楚大國也句。微覺唐突。是可異已。

荀卿守正鳴於楚。

荀卿居楚著書。係於嫉莊周等。故據他書有於楚二字者。以補此句。說詳于前。

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

鳴者也。揚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

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

獨孟軻以道鳴。其聲不在禹下。

此節既去臧孫辰荀卿。則移置于此。以叔結周李之鳴。在文理似長。據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之語。加獨字。以承上文。又憎一句於下。則原文者也二字。可削。是文法當然者。上文既云。禹善鳴者。孟子又有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之文。今因聲引禹。恐非泛矣。知者請并詳之。

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声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乱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蘓源明。元結。宋之問。王維。李白。杜甫。李觀。岑參。皆以其所能。詩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韓愈。退之。始以其詩文鳴。

按。東野年五十。始第進士。韓子作是序。係貞元十八九年間。東野壯歲。為布衣。故本文以為在下。韓

子蚤登第。非東野之比。然久不見進用。又數黜官下遷。故以在下稱之。亦無不可。且事係假設。苟得彷彿。不必根究其實而可。

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後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上規姚姒。下逮莊騷。含英咀華。閱其中而肆其外。排異端。尋墜緒。迴狂瀾。於既倒。退之之鳴。信善鳴矣。

所刪三十三字。故所補亦止於三十三字。蓋文意既異。因取其同於字数矣。

抑不知天將和其声。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

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也。三子者退之
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
悲。東野退之之役。竄於江南夫也。
按貞元十九年。韓子為監察御史。其冬。以言事。貶
陽山令。其所謂暫為御史。遂竄南夫是也。與東野
之役。時事近似矣。若夫潮州之貶。迹雖顯著。而事
體不同。故以陽山代之云。
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浮屠知性字說

有浮屠知性氏。自播耒。聞予虛名。佞而求問業。予曰。
吾聞之也。道不同。不相為謀。請辭。復佞而強焉。予曰。
必也以辭賦交於方之外乎。其他吾不識也。又復佞
而請曰。小子不敏。何有於辭賦。小子年少而寡陋。財
誦於吾所謂典之內者。未知其外。心竊願。後有道之
士。得以高確彼此。遂隨佞者。踵門而俟。予曰。我匪其
人也。然其志則可。吾聞之也。不直則道不見。我亦且
直之。乃見之曰。浮屠之人。在門牆而不揮。以其志也。
志苟立矣。於道亦庶幾。聖人之道。廓而公。非邪逞曲。

蹊難與象由之類。其教坦而明。非難險恍惚。不可窮
詰之比。凡予之所講而授。舉刺子耳。而砭子痼。不能
避諱。請子自滌宿習。毋藐焉以聽。毋斷焉以爭。困而
後寤。仆而復興。志將於是乎在焉。子果知吾道之懿
乎。予將使子還。既出之家。對曰諾。聽命。於是源々日
未。訊書聽講。始一時而去。既而二時而去。又半日而
去。月餘。荷伽梨。絜鉢盂。以未。請曰。小子自奉先生緒
論。樂而忘倦。館主人之室。湫隘囂塵。願寓庠舍。得以
肆力於所欲。小子受業日淺。未有所得。無以間執舊
侶之口。髮而啖肉。則不敢也。願且持戒以居。予嘉其

志。而可其請。蓋吾府學之設。四十年。圓頂方袍。而列
庠生。自知性氏始也。居數月。堅苦刻勵。躍然似知所
嚮。一日謁曰。願有字小子。以命義焉。予曰。我未知浮
屠氏字。沙彌之方。且以字士人者。呼以伯叔歟。乃諭
之曰。子亦知夫天與地乎。仰蒼々為天。以目言也。地
之上即天。天之下即地。山岳丘垤。地入天。壑谷坎窞。
天入地。天氣流注于地。軸地氣磅礴于天。垠鳥親天。
無地則焦。魚親地。無天則潰。人蹈地而在天中。其鳥
得逃兩間。以獨立耶。知此則夫言人而不言天。以已
之心。起滅天地者。妄也。大凡存乎兩間者。自有其準。

非假於排布。近而易見。信而可徵。是故入火則熟。入水則濡。歎則揚。淘則下。聚也。滋矣。散也。盡矣。晝乎作。宵乎息。樂斯笑。哀斯哭。肆于幼。行于壯。而死于老。往者逝。而來者繼。知此則夫論玄妙。竒特說流轉。譚法身不滅者。誕也。人群而居。非如鳥獸之啄攫。孳尾。爭而合。駭而散也。乃生我而長者可報。待我而育者可字。上於我者可事。下於我者可使。長於我則以欽。少於我則以恩。我之儷也。帥之。我之典也。厚之。秩然相接。熙々焉以相愉。知此則夫棄倫常。離氣類。孑爾巖栖者。悖也。人為物之靈。千品万彙。莫不供其役。於是

乎戕木而造宮。殘蠶而作衣。煮海而鑄山。稱于原。斂于淵。剥于圃。采于野。肥鮮芳甘。以入饌。堅韌華彩。以登器。大人者。建之品制。不暴殄而其用亡窮。民得以羞者。長兒孫焉。雲仍相承。振古至于今。知此則夫以生之貴者。而絕種廢養。煦々乎禽魚蟲豸者。蔽也。農工商賈。通力而後食。若被人之絲。茹人之粟。而不貶不役。坐而享其成。可乎哉。故為士者。終職之大者。或行義以澤天下。或衛道以迪彼代。知此則夫仰施取給。塑造而尸卧。獨煉己之精神而止者。私也。歷茲以往。皆可推而究焉。信能斷々乎。罔攸疑於斯數者也。

則使夫言妄誕。道悖教蔽。而心私者。雖迭進更求。日
咻之也。豈可得而抗哉。是謂之知天地之性矣。子也
以知性為名。學莫先乎是。苟從事於茲。心可得而盡
焉。子孟子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
然徒知焉。不求所以養之。可乎。故繼之言。存心養性。
所以事天也。何謂養。今之滋長焉。而亡所虧損也。存
方盡之心。以養既知之性。猶灌培弗怠。以全木之天
也。知天事天之大且遠。即是而在焉。復奚舍。是外索
之用。借令力之不贍。亦唯確守其志。困而後寤。仆而
復興。如斯而已矣。浮屠氏性云者。心也。非吾所謂性。

矣。今也因子之所名。以詳性之義。接以養之之方。其
字子曰叔養。叔養甫勗哉。至於其心性之辨。與孟子
以立命結存養之說。則請俟它日。明和戊子正月竹
山居士中井積善撰。

田中生名字說

田中生福早。遊于吾校。謂予曰。我名音切家所命。殊無意義。請更之。并以字焉。予曰。諾。夫邪正疑似。而真偽混淆。古今通患。學問之道。無他能辨於此。兩間。息邪以守正。斥偽以表真。語嘿動靜。一不為其所亂。是已。故曰。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凡今之人。其行已。剛毅者。伎也。謙冲者。懦也。禮大者。靡也。節儉者。吝也。其為學務博洽。入乎雜。主踐履。局乎固。譚經濟。流乎利。說心性。歸乎禪。曰伎。曰懦。曰靡。曰吝。曰雜。曰固。曰利。曰禪。有一於此。便非君子之道矣。如此之類。難更僕

數自非辨之明行之篤。焉得適乎中。夫中而正。易之
大義。能獲其真。以致其極。天下之能事畢矣。子修居
敬之業。以從窮理之學。孜孜匪懈。積以歲月。則庶乎
不失焉。中是子復姓之一。讀名以正。以取中正之義。
以真夫字之。顧名思義。予所以望真夫勉旃。宝曆十
有二年壬午閏月。拙大伋中井積善子慶甫書。

謝新古令。與學問之。並無外。續辨於。西。問。身。
恭。嘉。嘉。請。更。二。并。以。字。道。平。曰。諸。夫。雅。五。器。以。而。真。
田。中。生。辭。早。甚。下。吾。林。請。下。曰。注。或。音。可。尋。所。命。教。

田中生字

竹島生名字說

孟子稱民無恆產。因無恆心。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
士為能。蓋產可無恆矣。心不可一日無恆也。夫子於
聖人君子與善人之不可見也。欲見有恆者。蓋不貳
其心。聖人之道之大。可階而進矣。今也農工商賈子
弟。稍嚮學者。未有得於心之恆。輒既厭棄產之恆。父
兄族人。未察其心之恒否。輒責以恆產。緊乎憎子弟
有學。二者蓋同惑而俱失。可嘆也矣。竹島氏之子。弱
冠愷然有志於學。遊于吾庠。從教授先生之後。與予
友善。謙和淳篤。有老成之風。嘗竊病於夫二者之弊。

為。今茲丙戌之冬。將往家于京師。蓋欲業。以塞親戚之議。益求其所欲也。謂予曰。離群有期。無由於晨夕。請益。我所以為名字。於義未是。請皆更之。又名讀書之齋。以代提耳之箴。予曰善。乃諭之曰。文王之演易有言。恒亨无咎。利貞。孔子贊之曰。利貞。久於其道也。又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夫久於道。猶紅女登機也。積寸累尺。卒成丈匹。夫不易方。猶弓人為弓。輪人為輪也。各謁其職。不違他顧。今子也。以此心求之。推而行之。孝友於宗族。敬讓於鄉邦。僉曰。有是哉。斯人之好學也。人不可以無學焉。是謂巽而動。

剛柔皆應。又何咎之有。其用心如此。而後不怕其產。亦可也。且怕其產。亦無不可矣。於是乎所謂惑而失者。冰釋霧消。子之所病必瘥矣。乃名以久道。字之曰士方。不亦可乎。至於所舍齋。亦不俟外求。請扁以怕。以為其標的。遂書以貽之。併餞其行。嗚呼。予也。學術荒陋。自攻之不暇。惡乎規人之有。然是義也。實文王孔子孟子之訓。子亦舍是奚適也。

爲今欲而或之者皆在學子其學也欲其遠以志觀
成之談也或其所說也抑乎曰辭辭有難者由於
少時或說所以爲其學於我其是皆守之及名
其子或元也隨者亦各是與或也其文之微
其詞言教耳不知感乎此方其自其學也其文其
也或難難也或善以眼也皆其其外其也其也其
其亦不推可乎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迂本生名字說

揚子雲嘗稱言成文動成德以其彌中而彪外也予
怕愛乎其言之倫且脊而憾乎其人之不彌而徒彪
焉有志乎學者可不慎與迂本氏之子以童孺從游
於予嘗問名於予乃命以彌中將以深其根抵也今
茲已丑月之令行元服之禮乃字以彪外將以遂其
華實也因醮而諗焉曰生之資澹靜不好弄與冠童
群居沖然不爭銳意黃卷不告勸勤今而往不懈于
力可以進乎道焉生者名儒之裔也能彌而彪予深
有望於異日吁嗟夫飭乎外而無乎中固不足道抑

中之務。而外之遺。秀秀而實。其不可過。決也。生其擇焉哉。明和己丑孟秋朔。積善書。

革島生名字說

革島氏予之婦家。在古長安革島之邑。其孤鞠於予。遂受簡諒之業。予嘗名以文蔚。今茲庚寅之秋。拉而北上。造其館。月之今日之吉。冠於作。醮於客位。乃字之曰君豹甫。咸取諸革之上六也。蓋吾聞之。虎變之炳。著於一世。為禮樂刑政之文。豹變之蔚。澤於一身。為言動威儀之文。夫大人之業。係時位而不可必。為君子之德。無適而不可。無適而不可者。實有望乎革島生矣。予嘗按其譜牒。革島氏之系。出於清和之源。自桃園王。至新羅公。世所共知。公之別子。為佐竹氏。

祖其孫伯叔仕鑠都建久中同冒譴伯氏奔奧叔氏
奔京師伯氏尋復位奕葉茅土今秋田侯是也叔氏
素昵於近衛藤公革島邑時為公之封其莊在焉受
而居之以為樂郊遇赦不歸遂家焉後嗣因以為氏
相承封殖漸大其質有足利氏時世為邑宰有織田
氏時以功受封爵悉食近邑城於其居列為諸侯有
豐臣氏時失侯家居城復于湟其始家已降瓜瓞邦
殄素梓弗渝者二十有四世矣號為希有名姓今尚
豪於鄉邦然失侯而下六世矣舊澤之漸家道寢就
衰絀二世矣及生之身幼而喪怙恃旁無同姓期功

之親其厄極矣吁嗟是危懼脩省可以有為之秋邪
加布之禮畢予乃啓櫝出譜牒為之指目曰某也万
乘之尊某也宗室之胄某之與某也宣威八荒而勲
銘彝鼎某也貴美某也忠蓋某也英武凡禮樂刑政
之文昭然表見焉者生之先世備矣其流風餘烈猶
存於六世之上然物換骨朽在今詡談而榮之猶展
瘠券數其齒以為富耳愚亦甚矣抑中間亂離之瘼
道淪學歇數百年所故其抱遺經範徃哲博觀厚積
菴以為言動威儀之文者泯然未之聞也蓋亦氣運
使然也夫今生幸處休明之代又屬予也之竊與有

聞蓋思所以革乎其故。若能勵精遜志，知所嚮慕，長而尊所聞，行所知。左圖右書，掉鞅於術藝之場，老而儼然。為鄉大夫，鄉先生，戒飭邑子，匡正流俗。朝之公卿，播紳，知所矜式。四方游士之入京師，僉得以考德問業，令聞四布，以光耀祖先，則君子之度，于是為在矣。或者童心難化，乘以外馳之陋，特畏吾夏楚之威，厘々乎為革面之小人，何所取也。君豹其勗，諸明和庚寅九月積善撰。

傳

愛宕姑傳

大坂富庶，雄於天下，承平之久，俗日媮。游手惰民，闐城溢郭。亡狀子動輒生事於睚眦，侵害善良。於是鄉曲獷悍之夫，重氣不愛其軀，好為任俠之行，排難解紛，報仇藏命，以綽號相標榜，結儔引群，沾沾自喜者，相望於府下。至有愛宕姑者焉，蓋安堂寺坊有俗戶，一夜惡少數輩浴而出，毆更夫于街，遂撤其卧闌，燃為地爐，環坐笑噱。市司驚怖，馳告官，官差人收捕，明日近隣往浴者，呶々說其狀。先是有一媪，齒頰高，其

形倭然。每浴焉。時亦在坐。謂衆曰。牛角小豎。何煩官
司為我一往。禁之易々耳。再有闖關。必亟來報。彼或
廉其狀。必當銷沮。四散不埃。我舉趾。囑畢。撰杖屨。選
孺扶曳而去。主人哂曰。何物老嫗。吐是嚙語。非狂則
毫再。衆噓而不已。客有識之者。謂主人曰。是愛客姑
也。浴戶撒澆。亡賴之所萃。在主人。不可不礼斯嫗矣。
主人扣之。客曰。港東有愛客祠。渠家其側。孑然寡居。
不詳本貫姓字。人呼為愛客姑。蓋博徒也。世之老手。
舉不能出姑右。其扶巧偽制勝者。姑與之對。拳擿如
神。不可躲閃。故賭訪每有大會。必請姑鑒視。終場落

然。無有毫違言。於是蕩戶亡命。山豪市偷。凡事博者。
咸推為社首。往來動靜。必啓問焉。少年或猖獗搏擿。
分黨相攻。則姑為斷曲直。辭嚴而理正。彼此聳然聽。
受。故閭里每有爭擾。必倩姑處決。大難積紛。指顧而
析。於是馬隸舩稍。米脚魚丁。凡事俠者。皆尊為盟主。
嚴重其教。傾心歸嚮。府下諸酋。莫不獎揚之。今幸就
浴。主人倚以為重。不亦善乎。衆益錯愕。主人從茲待
姑加礼云。夫八尺之夫。亮狠多力。飲食邦憲。兒女官
吏。其於一撮許嫗乎。何有。然而為其顛指氣使。鞠躬
踞蹻。不敢出氣。奇哉。至若禽心獸行。匪類之徒。身首

且不保。猶何顧忌。然亦一聞其名。匍匐奉命。但恐弗及。洵奇之又奇者。乃有一事可類推焉。蓋有二偷。夜入姑室。搜衣。賞姑驚。竟警。呖曰。誰也。偷曰。深夜入室。胡用誰何。是豪客矣。姑曰。是外邦狗豎耳。唯聞我名。未識我面。今業已入府。曷以唐突。乃再身。是愛客姑。二偷愕然相視曰。咄々。吾大媪也。乃納拜謝罪。姑曰。整頓其贓。以待焉。明日有處分。遂轉軀而寐。二偷遽興。藏衣封賞。拂拭甚謹。時戶扇開豁。逃走唯意。然一失禮於姑。群盜擯之。府下無所容足也。蓋二偷誓賴枕上交辭求哀。姑颺言曰。聒々攪眠矣。二偷愈懼。

鼠伏飲泣。黎明姑寤。乃降辭色。始遣之。甚威信之。赫若此。予聞而異之。為立傳。或曰。馬迂傳朱郭。識者或議之。今也。倣之。錄委巷醜行。奚子之多事。予曰。不然。垂死老嫗。非有勢可藉。非有力可恃。特以其才于博。恣于俠也。能牛耳於象不逞。係其豪暴之心。蓋誠於此。勤於彼。自然之符。但顧其存者何如而已。則君子所慎。可知也。抑予有感焉。上世民物蠢再。強弱勇怯。彼此爭奮。而罔攸統攝。及大人者出。才足以開物。德足以贊化。則億兆同声。推為君師。奉其命。承其教。仰以遂生養之道。諾冊之於此。義農之於彼。出乎一轍。

是豈勢力之然。乃與姑之所為。美醜相反。而理則同矣。至後世。名位既定。享之輒匪其人。終身汨沒乎声色貨利之場。所持以馭天下。法刑而已矣。故法益密。而犯者愈衆。刑益嚴。而觸者愈夥。乃諉以世風之降。儼然不為意。人心日離。古道蕩乎掃地。而弗寤也。悲夫。非惟上一人為然。牧伯守令。諸侯大夫。凡長人者。徃々皆然。非惟長人者為然。草茅縫掖之士亦然。今也。儒名而市行。紛々不可計。楮人廣坐。掄臬而揚芳。高譚性命。縱說禮樂。或藉辣文腐辭。為街耀之具。以誣世欺俗。揚々而出。施々而反。門生弟子。隨而目笑。

腹誹曰。夫子未出於正也。夫子之文章。可知已。乃拜趨絳帳。以貌而不以心。其為人何如也。聖人故曰。色厲而內荏。猶穿窬之盜。噫嘻。君道師道。皆若是。吾恐愛宕姑之笑人焉。論次所聞。以示鑒戒。覽者。恭然沮喪。知所自反。則未必無小補矣。是一點老婆心。請子勿異乎。乃公多事。或曰唯々。

山田翁小傳
翁名博顧字蘭芝姓山田氏父曰博舊母向丹氏世居大阪府高麗坊四歲而孤姊夫承家志破其產售宅而散翁長于艱險中深自奮勵愆期不娶惡衣糲飯奔走拮据者數十年卒買宅於舊坊大與先業生平崇儒術晨夜執卷嘗感先賢不逸者逸之語命其居曰不逸菴自号逸齋旁喜茶札學於濱田默齋盡其道嘿齋之師杉木普齋實出乎千利休氏而別自命家已而普齋一派其徒寥寥唯翁為得之今言其禮蓋皆承於翁也安永八年己亥齡九十有一而步

山田翁小傳

翁名博顧字蘭芝姓山田氏父曰博舊母向丹氏世居大阪府高麗坊四歲而孤姊夫承家志破其產售宅而散翁長于艱險中深自奮勵愆期不娶惡衣糲飯奔走拮据者數十年卒買宅於舊坊大與先業生平崇儒術晨夜執卷嘗感先賢不逸者逸之語命其居曰不逸菴自号逸齋旁喜茶札學於濱田默齋盡其道嘿齋之師杉木普齋實出乎千利休氏而別自命家已而普齋一派其徒寥寥唯翁為得之今言其禮蓋皆承於翁也安永八年己亥齡九十有一而步

履視聽不甚衰。十月十四日以天年終。老而舉一子。名博恭。從予而游。謹慎能負荷。色養以慰翁之餘年。云。贊曰。

吁世固多若翁之孤弱。又多若翁之阨窮。獨鮮若翁之勤苦。又鮮若翁之有終。善夫天之錫上壽。不於彼。於此翁。

山田

熊馬二童傳

益大坂府天滿之鄉。有藍工之子熊馬兄弟。以孝勤著。稱云。其父寡且喪明。無他以為生。勉強摸索。以理舊業。旁甚妻及熊兒佐之。糠覈屢絕者二歲而死。熊自謂小腕難任壯事。然勤力兼人。豈不可以養母乎。乃子卧寅起。專心竭力。亡何揮刀斧。剖巨竹。不異壯者。馬方髻亂。亦能佐之。矻々弗倦。二人平居。絕無童心。雖良辰美日。未嘗嬉遊。衣食屋當。因得厝辨。母護病憂。母瘡則二人更侍湯藥。摩腰支。或徹曉不眠。以償功力。又撫一狹弟。友愛切至。母益安之。東衙一吏。

人出入每過其肆。見二人治篋。亡微怠也。心異之。一日就買籃。因予錢數陌。曰。詰且且觀場。以弛勞。次日過之。執業自若。詰之。熊謝曰。八月初吉在通。是象工暇日。今閑度一日。冰志也。先父周忌。係今冬。昔日厚庇。苗資追薦。實母子至願。吏人感動。遂委曲訪問。以白本衙。本衙以狀聞。命賜銀錠三十枚。以旌之。實天明五年乙巳十二月也。時熊十有四歲。馬十歲。府師阿部侯亦前後貺銀十五枚。棉布二十端。府下喧傳。以為盛事。往觀者如堵。士庶贈遺接武。或增價取其製。號曰孝籃。予時丁內艱。不遑存問。次年丙午之夏。

為加微獎。召而見之。熊敦敏和易。質而不野。馬慎嘿而目光炯然。望而知其非凡器也。噫。嘻。府人侈靡之風。惰業敗行。父母詒羅者。徃々而然。今得斯二童。不亦奇乎。乃命画師貌取焉。今茲丁未之秋。服除。則裱楮以挂齋壁。令庠中幼子童孫。有所觀感興起矣。贊曰。耕稼陶漁。上世立模。籃工孳々。維舜之徒。

人山入處... 其母善病... 寡居撫之... 幾不能自存... 隣人久平善視之... 得不餒焉... 万甫六歲... 既知其憂... 家在山趾... 官道乃日懇行客... 荷輕囊微橐... 若一簞... 笠小祭... 戟送至山巔... 因要數錢... 登降窮畧... 以助其艱... 終年未嘗嬉遊... 母疾動... 日夕輒扶持... 作食市菜... 屹如成人... 象皆嗟賞... 為天明中... 天下連年凶饑... 万益勤苦... 日必得少米... 以進母未食... 已不敢食... 癸卯秋... 東人石川氏... 與其僚還自大坂... 護曹途異... 万举止就... 廬庶問... 殫得其實... 金感動資給... 已還益告庶僚... 勸力周卹

孝子万吉小傳

鈴鹿山下童万吉。四歲而孤。母善病。寡居撫之。幾不能自存。隣人久平善視之。得不餒焉。万甫六歲。既知其憂。家在山趾。官道乃日懇行客。荷輕囊微橐。若一簞。笠小祭。戟送至山巔。因要數錢。登降窮畧。以助其艱。終年未嘗嬉遊。母疾動。日夕輒扶持。作食市菜。屹如成人。象皆嗟賞。為天明中。天下連年凶饑。万益勤苦。日必得少米。以進母未食。已不敢食。癸卯秋。東人石川氏。與其僚還自大坂。護曹途異。万举止就廬。庶問。殫得其實。金感動資給。已還益告庶僚。勸力周卹。

聞者或作誦鳴之。名遂著稱。乙巳夏。冷泉君為日光
幣使。造廬賞賚。丁未春。邑宰以狀聞。官乃召。賜銀
錠二十枚。又命歲廩給。以終母身。万時年十有二。戊
申夏。執政白川侯巡視上國。召見万于閑驛。錫白金。
寬政己酉冬。久平拉万。未大改。友人子寅導至吾庠。
得相見。府帥佐倉侯聞之。召諸副郎。賜食及布帛。万
之至也。予命画人子温。就座貌取焉。因系以贊。其辭
曰。自昔。人又平善。野。言。不。論。是。下。南。六。道。河。以
鈴山之險。童兮僕賃。艱辛供母。迄厥未亂。歲行之周。
孜孜竭力。天誘石子。克燭幽側。旌典及閭。朝紳枉軒。

左氏申詳虞僕賃于野

令聞電馳。府下哄然。邂逅何夕。我心則降。命写其直。
宛尔風容。上相熊軾。嘗加優獎。即臺今日。申以寵賞。
陸橘吳牧。生孝匪夷。我瞻万吉。幻蹟更奇。

易匪夷所思

先生諱誠之字叔貴稱忠藏自号菴菴姓中井氏播
之龍野人其先歷仕前田黑田二侯父祖皆仕脇坂
侯先生少游大阪受業于石菴三宅先生享保十一
年丙午奉官命設懷德書院于尼崎坊請石菴教授
為府始知嚮學矣十五年庚戌代領教授其學洛閩
一時異言之旁午褒若弗聞龍藩有巨亥癸覺伏誅
先生與而有力藩侯賜以既稟先生於藩事知無不
言國人畏敬焉居家泊如孝友篤至行已端正率物
溫而毅舉世愛重焉娶植村氏生二男曰積善曰積

貽範先生略傳

先生諱誠之字叔貴稱忠藏自号菴菴姓中井氏播
之龍野人其先歷仕前田黑田二侯父祖皆仕脇坂
侯先生少游大阪受業于石菴三宅先生享保十一
年丙午奉官命設懷德書院于尼崎坊請石菴教授
為府始知嚮學矣十五年庚戌代領教授其學洛閩
一時異言之旁午褒若弗聞龍藩有巨亥癸覺伏誅
先生與而有力藩侯賜以既稟先生於藩事知無不
言國人畏敬焉居家泊如孝友篤至行已端正率物
溫而毅舉世愛重焉娶植村氏生二男曰積善曰積

德。宝曆八年戊寅六月十七日終。享年六十有六。私
謚曰貽範先生。其詳見于行狀。暨蘭洲五井先生所
撰墓誌銘云。

一在吳言二在平泉三在歸德四在許州五在滑州六在
襄陽七在揚州八在江都九在丹徒十在潤州十一在
常州十二在越州十三在嘉興十四在杭州十五在溫州
十六在福州十七在廣州十八在韶州十九在衡州二十在
岳州二十一在潭州二十二在衡州二十三在郴州二十四在
永州二十五在梧州二十六在韶州二十七在衡州二十八在
岳州二十九在潭州三十在衡州三十一在郴州三十二在
永州三十三在梧州三十四在韶州三十五在衡州三十六在
岳州三十七在潭州三十八在衡州三十九在郴州四十在
永州四十一在梧州四十二在韶州四十三在衡州四十四在
岳州四十五在潭州四十六在衡州四十七在郴州四十八在
永州四十九在梧州五十在韶州五十一在衡州五十二在
岳州五十三在潭州五十四在衡州五十五在郴州五十六在
永州五十七在梧州五十八在韶州五十九在衡州六十在
岳州六十一在潭州六十二在衡州六十三在郴州六十四在
永州六十五在梧州六十六在韶州六十七在衡州六十八在
岳州六十九在潭州七十在衡州七十一在郴州七十二在
永州七十三在梧州七十四在韶州七十五在衡州七十六在
岳州七十七在潭州七十八在衡州七十九在郴州八十在
永州八十一在梧州八十二在韶州八十三在衡州八十四在
岳州八十五在潭州八十六在衡州八十七在郴州八十八在
永州八十九在梧州九十在韶州九十一在衡州九十二在
岳州九十三在潭州九十四在衡州九十五在郴州九十六在
永州九十七在梧州九十八在韶州九十九在衡州一百在
岳州一百一在潭州一百二在衡州一百三在郴州一百四在
永州一百五在梧州一百六在韶州一百七在衡州一百八在
岳州一百九在潭州一百十在衡州一百一十在郴州一百一
十二在永州一百一十三在梧州一百一十四在韶州一百一
十五在衡州一百一十六在岳州一百一十七在潭州一百一
十八在衡州一百一十九在郴州一百二十在永州一百二十
一在梧州一百二十二在韶州一百二十三在衡州一百二十四
在岳州一百二十五在潭州一百二十六在衡州一百二十七在
郴州一百二十八在永州一百二十九在梧州一百三十在韶州
一百三十一在衡州一百三十二在岳州一百三十三在潭州
一百三十四在衡州一百三十五在郴州一百三十六在永州
一百三十七在梧州一百三十八在韶州一百三十九在衡州
一百四十在岳州一百四十一在潭州一百四十二在衡州
一百四十三在郴州一百四十四在永州一百四十五在梧州
一百四十六在韶州一百四十七在衡州一百四十八在岳州
一百四十九在潭州一百五十在衡州一百五十一在郴州
一百五十二在永州一百五十三在梧州一百五十四在韶州
一百五十五在衡州一百五十六在岳州一百五十七在潭州
一百五十八在衡州一百五十九在郴州一百六十在永州
一百六十一在梧州一百六十二在韶州一百六十三在衡州
一百六十四在岳州一百六十五在潭州一百六十六在衡州
一百六十七在郴州一百六十八在永州一百六十九在梧州
一百七十

記

懷德堂記

維昔吾先君子。與社友五名合議。奉國家德意。設
書院于吾大陂。府僊坡北偏。尼崎坊。邀万年先生教
授焉。鑿笈之士。四方麇至。府下翕然。稱興學之懿。先
子為徒。步入閔。前後五及。功勞益居多焉。其成實為
享保十有一年。歲次丙午。事之源委。家有載籍。世有
口碑。今不必道也。先生當初。名堂以懷德。妙墨大書。
先子受以扁於楹。嘗竊論之。懷者何。念也。存而弗諼。
循而無違也。德者何。得也。夫固有之善。與當然之則。

知爲而得於心。行爲而得於身也。學者苟從事于茲。日夕弗懈。則克念之作聖。將於是乎在焉。君子所守。孔門標示之旨。簡而切矣。善夫取於此以名也。尔後七十年所。人有代謝。絃誦弗渝。予也領庠務。三十年有餘。承乏兼教授。又既一紀。寬政四年壬子。夏五月。府下大災。延及我庠。片瓦不完。隨荆煨燼。結草舍。避雨暘。塵函講席之犬。猶且百事敦我。幹旋倥傯。非老且窮者之所堪焉。且也我庠之設。事在公私之間。而舊舍五反。凋零日久。乃堂構復初。非易事也。其秋八月。予入閔。冬十月。還。請于本府。七年乙卯八月。府召

宣諭

大命。賜金銀三百。以資經始。於是始興土功。計徒庸。鳩材物。朋友通財。弟子服勞。工良而勤。夙夜侷手。以今茲丙辰七月。告竣。堂窆房室。賓字生舍。階庭門墻。以至庖福之末。雖陋且逼隘。而未為失舊規。象金噴々。贊新功。歸重於予。予曰。國家之澤也。群朋之績也。予坐而受成。夫何力之有焉。既而社友相議。將卜日落之。予迺謂子弟曰。昔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及子路執弓矢。罔表序。黜揚觶而語。去者益多。處者塵存云。射亦庠中一事。其義相比。落醮之

日。不期而會者。或不數乎。予將撫夫三子者之餘意。以諭象也。曰欲好學樂道。潔身愛物。論議風采。表見一時者。就斯席矣。不欲誤國之臣。敗家之子。姦回暴棄。為世笑僂者。未就焉。欲居家孝友。接人敬和信讓。而御下有恩者。躋斯堂矣。不欲酒於酒色於耽。頑率驕傲。凌長上而虐幼賤者。未躋焉。欲守業安分。勤儉明恕。而清廉好義者。升斯階矣。不欲瀆貨貪財。鄙吝自私。不恤人言者。未升焉。欲澤經細史。操觚濡翰。其才可育者。履斯庭矣。不欲目無一丁。鄙語妄談。片言不及義者。未履焉。或下士晚覺。循迂守拙。勉肆業。

作輒有時之倫。而入斯門矣。在所不厭也。儻逞私智。騁殊見。訖弛任誕。誣聖蔑賢之徒。而來入焉。不得不距也。果以是言揚解乎。其去者。不知幾許。然去者而有所愧悔。奮發他日。易精檢蹟。以復臻。則我豈麾之乎哉。是我既懷吾德。而俾人亦各懷厥德也。亦不屑教誨之意云。因書寘于堂壁。併詔後進。若夫遠近游寓我子舍者。左圖右書。晨閱夜訊。進而問。退而思。夏不翼。冬不爐。孜孜矻矻。業期於必成乎。似也。然其所由。在名典利。則其於懷德也遠矣。寬政八年丙辰之秋。書院教授中井積善謹撰。

此書乃... 卷之... 琵琶湖曉光圖記... 長崎丈人授意... 龍潛藏... 而崢嶸... 闖透... 津驛也... 而慕布者... 杳靄銷... 可過焉... 也可謂偉觀矣...

琵琶湖曉光圖記

長崎丈人授意画人。圖於屏。波濤滉漭。壯而不怒。魚龍潛藏。万頃湛然者。琵琶湖也。隱々奕々。噴雲擎雪。近而崢嶸。遠而縹緲者。桐栢比良。瞻吹三上。群山也。闖闖透透。瓦甍參差。負者往。乘者來。絡繹千通衢者。大津驛也。鼓擢縱施。沉然出沒。帆席飽而鳥逝。罾罟聚而慕布者。賈舶漁艇也。旭日未升。雲際抹紅。殘星滅。杳靄銷。山水映澂。乾坤如滌。炳耀暉赫之勢。勃如弗可過焉。俾人恍尔自失。不覺抵掌稱快者。湖上曉光也。可謂偉觀矣。其圖與世之粗點。八勝者。曼然不同。

蓋所主在曉光。不齷齪乎小景也。持以示予曰。我自
少好於劍之術。竭智力者有歲。蓋其所以制勝。特在
氣象之王。苟不王。堅作刺擊。雖精亡益也。其為氣象
不可以言論。有志者。但觀諸琵琶湖曉光。可默識。再且
我所好者技也。以進於道矣。凡天下之事。以此氣象
應之。磊々乎。落落々乎。如巨竹迎刃而解。以持身。以御
家。以理官。矣。適不可哉。固之設。意實在此。我將以誨
家庭。令後人。從事于茲。子為我記焉。予曰。諾。退而思
之。猶有說也。蓋丈人好於武。而不好於學。故雖無俗
儒纏繞之弊。而用意簡率。不能周密。予嘗試言之。夫

湖之大。勺水之多也。山之秀。卷石之多也。湖能蓄矣。
山能積矣。乃所謂偉觀者。不期而出矣。孟子故曰。浩
然之氣。集義所生。丈人之於技。固得諸竭智力之後。
非一旦而然也。技猶然。况於道乎。為丈人子孫者。或
駁質未變也。痼習未蠲也。平日所云為。未能允乎家
室鄉黨也。特羨牆於斯固。瞥見其氣象。悍然曰。我能
無所疑懼矣。是亦妄人也已。則丈人之意荒矣。苟欲
攻斯疾。恐得不遜志於學。故奉丈人之教者。先好其
所不好。然後及其所好。則庶矣。予也因丈人貽後訓。
併示遺誠。以補簡率之闕。丈人襟懷之磊落。必不罪

於予言之直。抑平日見待之厚。雖罪而弗佞焉者。亦予氣象之王典。是為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楸密 古今 貫之

津國之難波之葭之芽 免於 我恋人知良

難波浮茂李合田者君 代丹葭斯業乎 勢年波 成可

續後拾遺 難波江也 葭之若葉乎 吹凡丹綠速寄 苗春之 避時

推折 新古今 西行 津國之難波之春者 葭奈 禮於葭之 播業仁 加世波 那利

新千載 平貞宗 浪華江也 夕霜寒久 風泣 天括業佐飛之 幾葭之 村立

但節 新古今 伊勢 浪花浮短芽之節之間 毛達天此世遠 迺志而寫 登載

兼葭堂記

浪華古者以兼葭顯。當時名公卿才大夫。以至閨閣之秀。緇艾之選。爭列諸篇什。為物雅微乎。寄託深遠。乃評楸密於春濤。訂推折於秋霜。或但節以風離曠。或出根以喻湮鬱。紛綸乎圭璋交映。紀編已降。可徵也。今府下東港以西。其勢庫下。蓋往昔海孺沮洳之地。而敷宅鹽戶之外。蒼々采々。夫群詞仙。以迺秦聲。白露之感者。可想見耳矣。尔後变迁。已成萊田。自勝國時。陞為名都。邸第雲連。九市百隧。肆人穿井。徃々獲陳茹。則彼其落寞。寒廓之濱。化為鞞擊扇摩之區。

古今 道風
浪花免乃三津上者無仁
菴之根乃夜之短久而明尚
詫佐
幽根

古今 無名氏
人並耳在奴我身者難渡
奈面芦乃根乃三曾下仁
泥類
續後拾遺 慈鎮
我恋者難波掘江之芦
之根乃水隱而乃三年平
徑我

也的矣。今也奠水之委。非無舊觀。種則其種。而地非
其地。但鑿港之洲。東西一帶。茁乎抽萌成叢。蓋存遺
賞於万一也。其北涯有木村世甫氏。後其先世。隱於
醜。能鉅其資。至於世甫氏。始以業暇。力于學。多貯
書。凡古籍善本。異典僻編。莫不購致。以茂惠車。而睨
鄴架。旁至字畫之品。泊外船所輸佳斝之等。煒燁充
牝。躬坐乎闔闈之內。儵然自適。與世之囂塵紛華。道
阻而右。乃命其堂曰蒹葭。蓋因其地。以寓其好古之
一端云。近歲縣官采水利之說。濬諸港。增其兩涯。則
洲之與叢。亦皆剝闕亡餘。獨彼堂冒其稱焉。以存。使

前之遺。未至泯滅焉。不亦奇乎哉。世甫氏雅尚如茲。
故府之詞人墨客。溯游以從者。屢日盈戶外。豆觴言
咏。蓋纒々如也。又嘗周請於海內搢紳長者。游居之
良。以詩之短章。瀟洒大篇。春容皆將攀隆于曼古。是
以蒹葭堂之聲。遂騁於一世矣。一日謁予。為記。予謝
不敏。則曰。我游道既廣。而知子獨晚。故諸名流之貴
于我堂不匱。而唯子未有一言。請必為之。予廼曰。嘻
真然弗渝者。地也。繇然弗絕者。卉也。然年紀之久。人
力之多。變其弗渝。而於其弗絕。使群詞仙。徒鳴其不
朽而已矣。夫棟宇之易壞。匪若地之貞。事為之難繼。

匪若赤之縣。今也堂其地。而人其赤。苟以望後祀之
延。殆未易恃也。請吾子守身之餘。能長兒孫。誨督有
方。令其日夕兢々。由其声而驗其情乎。庶幾先業不
墜。雅尚不衰。俾諸名流。永不為後鳴矣。顧予也之言。
自頌徂規。蓋張老遺意。吾子亦必有取也。於是乎志。
明和庚寅春正月中井積善撰。

陵霄堂記

予家藏明錢叔室所作仲長公理樂志論圖。及細楷
一幅。字法高卓。績事精緻。可以為馭絕。審其後題。蓋
胡可泉者。頗有水竹觴咏之適。文衡山牘以樂志。錢
氏乃有斯贈也。實為文雅勝事矣。今也若吾府北伊
丹邑長筒井氏士德之所以遠。則尤不易得焉。士德
世為豪姓。敦敏謙和。好讀書。從予而游。時邀予館于
西莊。率邑人以講習焉。暇則置醇賦詩。言譚纒々如
或聯袂以翳茂樹。或移床俯乎通川。必遇信宿而後
還。其莊宏敞。崇軒巨楹。可以待大賓。庭有松丘。以置

風榭。接以花木大者數株。嘉卉美箭。廁之。右有藥圃。門而通焉。左為荷沼。今半圯。愛其古色而不修焉。翠蕪綠蔓。蒙絡披拂。殆冰施設者。圍牆之外。原田每每。勢古之山當宇。逶迤而南。林峦坳突。與村舍希密。皆可坐而數焉。昆陽之陂。尼崎之鄒。南海之帆。遠近映帶。各效技於几席。而雲蒸霞蜚。隱見晦明。巧為態度者。不可殫狀矣。嗟哉仲長氏。設以為人生樂事。屢々托文辭以見意者。吾士德綽然裕之于身。無復遺憾。且也仲長氏時。道塞學湮。乃蔑世務。廢小節。特慕老氏玄虛。至人精和。以睥睨天地。則其亦惑矣。吾士德

勞于邑事。勤于家政。又能知正術。宗洛閩之言。日夕孜孜。究討遺經。不為今古異言所搖奪。是足以睥睨仲長之業也。不亦善乎。士德一日具刺藤。請予扁於莊。乃大書樂志篇末。陵霄字。以命之。併錄本篇一幅。贈之。冰不知里。嬾效顰之醜也。然其事之實。則有不慚乎文錢二家之為者。遂籍焉。以為其堂之記。

態有投水者。有行刑者。有燔文書者。有噬盧從異獸者。或象背架戎櫓。或焚室下。有鼠成群而走。或投人于井中。或張燭作書記。或象人席地而坐。起盤饌盈前。其餘七幅。不可猜何物事。其既猜者。亦皆怪竒特異。徃々不能得其所由矣。子衡言原有國字注記。徧画四邊及紙背。旁行之體。固不可讀。故皆割以。以為帖云。其不啻長物。固可然。既如此。則画中光景。雖實諸夫人。亦不可復知也。且画每幅。孤行乎。將有前後次序也。今信意為帖。其不可知也。滋甚。要皆痴人夢中之見耳。予嘗聞之也。徃昔夫人來寓者。覽吾邦戰

陳罔問曰。是與何國戰。譯者答曰。無他。國中相戰尔。夫人乃嘖。願曰。戰當係外國矣。同國之人。豈容相戰哉。我土曾無茲事。聞者羞愧。竊嘆其雖一醜夫。而國俗茲事之美。曼軼他國矣。今審斯帖。爭乱殺傷之罔。殆居大半。其人物械器。旗幟服飾之等。彼此無微異。盖皆為同國焉。豈予之前聞。出乎誤傳耶。或者其舊俗之美。今已壞。而然耶。西洋之壞。雲濤万里。芒乎罔攸驗也。則是亦夢中之譚耳。姑記以貽來者。

五復堂記

主人新築室而成。名其堂曰五復。有客扣其門。主人曰。地之復也。時之復也。身之復也。人之復也。世之復也。客未達。主人曰。固也。我將繼言之。今我所築。實為吾曾大父所啓業之處。中間有故。遷徙積年。客歲壬子。災後。改卜于此。豈非地之復也。與其興土功。實在去秋。十有餘旬而訖。則正值一陽始主之月。豈非時之復也。與。予嘗患瘍疾。痛苦事半歲。家人或恐為篤疾。已而有起色。猶且戒酒。截又半歲。比廈成而徙。起居飲食。術再者。始如舊日。豈非身之復也。與。府下殷

實北鄉最豪。及其延燒。旄倪壯齒。一夕四散。樓閣亭榭。重檐及宇。煨燼七餘。殃或迨府庫。亡失幾巨萬。已而萬人重沓。撲餘燎。撤敗瓦。各辨四至。迺搬鉅材。漕大石。斧斤成雷。百堵皆興。闐闐街巷。率仍舊貫。周歲而列肆秩々。煙火依然。豈非人之復也。與。海內昇平。為紀十八。侈靡成風。疵弊百端。近歲賢相當國。崇正黜邪。新政之懿。獎儉而抑奢。化漓為醇。於是三都凡習大移。雖婦女髻童。亦知約之為美。服飭履屐。舉就古質。故我輩土木。務尚朴素。人不以為鄙吝。豈非世之復也。與。抑初三復。蓋係己。後二復。則係人焉。然既

接里開。自彼視我。我復亦衆人之復耳。既當斯世。自後視今。一世之復。即我復也。事有大小輕重。人有多寡尊卑。皆復其復。非復其非復。則己之與人。亦奚擇哉。是我所併以命吾堂也。客揖而謂之臧。主人欽衽。請曰。先生臧之。盍為我記之。客曰。諾哉。乃退掃閑軒。而書。主人誰居。府之著姓。山中氏之族。名道純。字子厚也。客誰居。其通家。而詎有一日之長者。中井積善。子慶甫云。

此册立之儀以前歲季秋經始長秋宮咸奉廢典也
臣正順適承乏京職因董宮役仲春下旬鳩功册
禮之日扈從警衛臣謹修舊章而四宮賞賚深荷
明恩本月廿八日奉敕入覲乃錯錄新宮董督
之微績特恩錫金裝御刀一口申之以宮樣扇
三柄又以册儀期促而營造副急顯嚴不愆于素
也睿獎鄭重更賜束帛暨建仁御宇賜五條
三位九十賀宴之記一卷加以太官酒饌盖皆異數

錫刀記代京尹掘田相摸侯

皇帝即位之十有五年歲次甲寅季春上日有皇
后册立之儀以前歲季秋經始長秋宮咸奉廢典也
臣正順適承乏京職因董宮役仲春下旬鳩功册
禮之日扈從警衛臣謹修舊章而四宮賞賚深荷
明恩本月廿八日奉敕入覲乃錯錄新宮董督
之微績特恩錫金裝御刀一口申之以宮樣扇
三柄又以册儀期促而營造副急顯嚴不愆于素
也睿獎鄭重更賜束帛暨建仁御宇賜五條
三位九十賀宴之記一卷加以太官酒饌盖皆異數

也。臣正順戰々栗々。拜手誓首。受賜而退。伏念臣
荐膺寵錫。用沐國家休明之化。慶幸七極。而
御刀尤為藩臣之榮。宜以焜耀後嗣。而垂不朽者。遂
命製外匣。恭書其巔末。以藏焉。使世々万子孫。勿忘
朝恩也。寬政六年甲寅夏四月。從四位下侍從兼相
摸守臣紀正順薰沐再拜謹識。

又代撰

五條三位九十賀記一卷。中納言藤原朝臣俊章所
書也。今茲甲寅之春。以臣正順董長秋新宮之役也。
宸賞特錫御刀。申以斯卷。臣正順戰兢拜受。十襲

以藏貽諸子孫。其詳具于御刀匣中之記云。寬政
甲寅之夏。從四位下侍從兼相摸守紀朝臣臣正順
拜手誓首謹識。

也。正。四。數。之。象。子。符。符。首。之。一。地。而。遠。於。之。
於。所。有。而。能。用。法。一。因。象。以。明。之。化。而。守。七。經。而。
計。乃。之。為。信。之。之。象。以。統。攝。之。而。古。之。道。也。
命。製。卦。而。其。言。其。象。以。載。為。使。世。之。萬。子。孫。勿。忘。
相。應。也。完。政。六。年。中。庚。之。四。日。從。四。世。下。傳。流。息。相。
機。守。之。以。正。明。其。象。再。詳。註。識。

人。代。世。
其。書。皆。有。指。畫。之。一。在。中。以。象。而。用。之。其。象。所。
會。更。之。其。象。而。其。象。之。象。而。其。象。之。象。而。其。象。之。象。
其。象。之。象。而。其。象。之。象。而。其。象。之。象。而。其。象。之。象。

象背宴集画記

厖然象背。可以屋矣。可以欄矣。可以坐卧矣。可以燕
賓矣。可以遠眺望矣。可以緹而升降矣。夫象巨形而
多力。性善馴而無猛獐之氣。故殊域產象之地。蓋當
有斯設也。予嘗閱紅夫人图画。有象背架樓櫓。以臨
戰陳者。爭鬪死生之際。尚能尔。則燕閑暢適之時。可
知己。友人岩崎氏善画。一日意匠自運。以作斯图。可
謂奇而不詭矣。列子称巨鼈戴山。後人傳而圖之。其
說誕而妄。大象負屋。則信而有徵。傳曰。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但此負戴二事。古詐而今直。古人丘陵

臺榭之望。徒竭目力而止。後世繼之以駿騁。遙山遠
楹。舉在几席。古者繩。唯單繩攀援引挽。皆甚勞焉。後
世設一機。而千鈞鉤銖。其紳縮由己。而不由人。今画
者收此二物。以供象背之用。智而不愚。予皆有取也。

昔者... 予皆有取也。

三餘室記

洛師金山氏通籍于石國。龜井侯之門者。十其世。二
百其年。皆職於司服。以遙供藩中襍務。徃々從事。獨
賢而浪華山中。氏之族士紹。實承其後矣。士紹於予
為通家。予知其後幼嚮學。聰敏淳茂。與其兄子厚。友
愛甚至焉。及其出也。亦克其家。當劇職奔馳之日。病
好不撓。乃掃一軒。以為讀書之室。命曰三餘。蓋取於
董遇氏。歲餘日餘時餘也。謁記于予。予曰。善夫。吾子
之立志也。我且諗以群言之首。曰。行有餘力。則以學
文。維孔門之規。唯是一餘。足以蔽三餘矣。雖然。公事

鞅掌。左應右酬。不遑啓處。則必先不失三餘。而後夫
一餘之文可幾焉。古人有言曰。三冬文史足用。是居
業於歲餘也。又曰。熱膏油以繼晷。是用力於日餘也。
易曰。既雨既處。尚德載。唯叔功於時餘之人。而後此
占可玩也。苟能若此乎。自夫春秋溫涼之候。長夏光
風之天。世之易失於逸豫者。以至舟行輿程。造次之
頃。每有微暇寸閑。輒孜孜汲汲。釋茲在茲。推三餘為
百餘。以及之一餘焉。廼學行相涵。文質兼資。孔門之
規。於是乎可持循矣。善夫吾子之立志也。請益勉旃
哉。雖微吾子之需。其諸可以無籍典。

蓬島研記

吾府山中氏藏一大研久矣。一日价而請曰。此物孔
異。待夫子而文之。可以增雅賞焉。予啓匣視之。質堅
而秀潤。其色紫黑。蓋華物也。其製楮樣而方池。池上
作象魏之狀。蓋假池為闕也。魏面疑以蓬島二字。上
頭別有方壺等數字。或不可讀焉。闕之左右。設掖門。
池下有鬼物。偃卧水上。豈仙方所役百鬼之一耶。周
圍隱起成匡郭。波紋環之。蓋象裨海也。四側通作人
物。鬼畜廁之。諦狀而計之。蓋為十八阿羅漢云。背鑿
深泓。作恠龍出淵之勢。豈護法龍神者耶。刺皆鹿而

雅古色蔚然。但其圖象。襍陳仙釈。恠異多端者。不易
曉焉。雖然所謂玄粟不炊而熟者。可以証仙子丹鼎
之奇矣。墨顏筆廢。而玄體不壞不滅者。可以觀釈氏
法身之妙矣。此不可以圖覓焉。而其趣實存乎象外。
古人以意造之。今我以神會之。但歸奇于奇。歸妙于
妙。而其發墨作字。吾常者自若也。雖有百恠千異。豈
可得而移焉哉。隨為之記。天明戊申季冬。竹山居士
中井積善撰。

真陰集卷之五

